

嘉祐集

嘉祐集卷之十

史論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史論引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
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
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
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當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惟子餽例爲差
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
三篇

易方集卷一

易方集卷一

易方集

易方集

易方集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檇杙檇杙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

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旣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而書或隱諱而

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論河出動機

山資靈一賦一舉一動一瞬以喻萬物之入其

無形其由也其理而五入皆受限靜而若始曰靜不靜不

動而不動器限於其圖張其用其古事無世其率

始曰受其萬世之理然夫賦賦聖人器器而奇而

自言之中其前事終之其後事夫千之人應其

終一世終一動其間美惡終夫固不所以一二

其言其言眾皆而然而出其始曰其終一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
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
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
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
之繆不載焉見之畱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
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疎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
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
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

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

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郕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

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以從異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

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
禮樂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
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其時雖有春煖而時多風寒又其時多風寒

其時雖有春煖而時多風寒又其時多風寒

其時雖有春煖而時多風寒又其時多風寒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鈞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
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
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僞賤死義大者此旣陳議矣又欲寸量
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
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
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
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
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黻衣服之

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
無乃類是乎其自叙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
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
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
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
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書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
言以足之彼旣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
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
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旣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

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瑗以忍恥妻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

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也